

前余寻古

□ 徐宏杰

观点

2021年春天，京城朱兄联系笔者，其友人欲在喜马拉雅平台讲蒋捷，只知永乐《常州府志》载：蒋捷，字胜欲，世居阳羨，后占籍武进，遂为武进人。但不知究竟蒋词人落户在武进何地。朱兄知笔者对地方掌故薄有研究，遂托余考证。

蒋捷，生卒失考，宋末著名遗民词人，与周密、王沂孙、张炎并称“宋末四大家”，有“长短句之长城”之称，《竹山词》两卷收入武进陶湘刊印的《涉园景宋元明词续刊本》。其词多抒发故国之思、山河之恨，风格悲凉清俊、萧寥疏爽，在宋末词坛上别具一格、熠熠生辉。蒋捷在宋德祐年间中进士，不久宋亡，元初隐居竹山不仕，气节为世人所颂，称竹山先生。又因《一剪梅·舟过吴江》词中“流光容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”屡为人引用，又称“樱桃进士”。

蒋捷在词坛如此有名，世人却很少知道词人徙居武进的史实。近年各地对名人资源的抢夺屡见不鲜，我们这座城市似乎十分淡定，周边一些城市围绕词中蒋捷写到的地点进行猜想，凡有“竹山”处似乎就是词人隐居地。但永乐《常州府志》、万历《重修常州府志》、万历《宜兴县志》均提到词人徙居武进的史证，那么蒋捷真正的隐居地竹山究竟在哪里呢？

后来，笔者淘得上海图书馆藏武进蠡河桥（今礼河）《蒋氏家乘》复印本，这是1947年冬天蒋氏后人续修的家谱，经历特殊时期得以保存，殊为不易。近年礼河蒋氏已据上海图书馆藏本再续宗谱而致传承不断，善莫大焉。

《蒋氏家乘》载：九十六世，捷，字胜欲，号竹山，治易经，

宋恭宗德祐丙子进士。元初自亭（宜兴地名）迁居晋陵，遁迹不仕。元大德六年（1302年），宪使臧梦解、陆屋交章荐之，卒不就。隐居著述，一以义理为主，其《小学详断》发明有趣尤多，学者咸称为竹山先生。先生生卒失传，葬傅村前余永思墓。配晋陵学士余安裕公女，名素玉，生三子献明、伟明、陟明。九十七世献明，字余睿。与弟伟明并举茂异。元成宗元贞二年（1296年）随父迁居晋陵西乡，分迁傅村之南，地名前余，号前余先生，配氏，生一子：文。伟明，字余智，与兄并举茂异。成宗元贞二年，随父徙居晋陵西乡，分迁傅村之北，地名后余，号后余先生。陟明，徙居延政乡，地名堰下，后改蒋渡，即今蒋沙滩，配氏，生一子：伯玉。另据《蒋氏家乘》载，礼河蒋氏则是一百零三世蒋世韶从前余迁来，至今子孙繁衍，世系清楚。

江南大儒钱名山三公子钱叔平为《蒋氏家乘》作序，中间记载：“至竹山以德祐进士，由义兴徙晋陵之前余，是为吾邑蒋氏之始。”另《蒋氏家乘》“古迹”篇，前余有三处：“竹山，在武进县西乡，地名前余。宋竹山公讳捷居此，手植干竹，取虚心坚节之意，故称竹山先生。”“进士竹山公讳捷墓，在武进傅村南前余永思墓。”“竹山先生祠，在武进县西乡前余，明洪武间建，首祀胜欲公讳捷，昭穆以余睿公献明、余智公伟明配享。”由此可见，入元后蒋捷隐居及终老武进前余，亲手植竹，故其地称竹山，已经十分清楚，而且他是蒋氏该支武进始迁祖，后人建有祠堂以祀。

那么，前余究竟现在是武进

什么地方呢？因湖西湟里蒋姓者众多，笔者一开始以为前余在湟里东安地区，但遍寻不果。后查阅《江苏省武进县地名录》方知，前雨庵村，清道光以前叫前余。前雨庵村现位于武进嘉泽镇三星村，是同事宦庆辉兄老家，他告诉笔者，前雨庵原为一处庵堂庙宇，后改为村小，他儿时读书处。《江苏省武进县地名录》亦载，离前余向东不远处的厚余，清道光前叫后余。蒋捷次子献明徙居后余，即现为嘉泽镇厚余村。三子陟明徙居延政乡，即现在牛塘镇一带，恰巧该镇丫河村有一地名就叫蒋渡。熟悉武进历史的人都知道，前余、后余、蒋渡在1971年溇湖北端围湖造田完成以前，三地均濒湖，前余在湖西北，后余在湖北，蒋渡在湖东。如此一来，蒋氏分地而居可免战乱带来的灭族之险。

后来，朱兄回乡省亲，曾与笔者一起至三星村寻古，但沧海桑田，已换了人间。水利工程新孟河将前雨庵村一分东西，许多村民已经搬到了安置房，前雨庵亦已不存，原址建起了三星村委。询里人，三星村已绝少有人姓蒋，更是无人知道竹山、永思墓与祠堂。历史上，湖西地区为张士诚与朱元璋争夺江南的战场，后来更是清兵与太平天国拉锯战的地方，以致十室九空，前余遗存早已毁于兵燹。由此看来，当年蒋捷三子分地而居体现的是古人的智慧。

当时笔者还与朱兄讨论，蒋捷居于斯葬于斯，“而今听雨僧庐下，鬓已星星也。悲欢离合总无情，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。”基本可以推定是词人晚年在蒋渡写就，估计后人就是为纪念这首脍炙人口的《虞美人·听雨》而把前余改成了前雨庵。

除了车辆以外不见一人，无法补胎，而且最要命的是他已没水了！

如此情况下，我首先建议他到前方附近村上找人修补车胎；然后把我仅有的水瓶水留给了他。嘱咐他切记路上多喝水，确保安全。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和一瓶水。

之后，我一直牵着他的后轮。

待到下次骑游集合地时，他特意找到我，当面表示感谢，并说那天就是听取了我的话，到前方就近一村里找人修好车，平安到家的，还特别提到那天幸亏有我给的一瓶水！

一个建议解决了途中的车辆修理问题，一瓶水保障了一位老人暑天高温下的身体安全，值！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。

博物记趣——

面白秋野篇



藏野驴 姜建华 摄

猫的性子

□ 迟雨珊

记录

我养过四只猫。人都说动物没什么感情，但在我看来，猫和人一样，各有各的性子。

我养的这四只猫，有的脾气暴性子野，有的胆小如鼠，有的慵懒黏人。

第四只猫我养的时间最长，也最有感情。它刚到我家时还是个刚断奶的小崽儿，比耗子大不了多少，我一只手就能够把它托起来。它不怕人，整日跟在人脚后面跑，又小得让人生怕一不留神把它踩死。

我妈皱着眉：“太小了，能养活吗？”不管怎么说，我最后还是收养了下来。把这么大点儿的小东西养大，就像在养孩子。

鉴于之前养过的猫都自行离家出走了，我妈对猫这种动物还是嗤之以鼻：“猫是奸臣，谁有吃的跟谁走，没感情的玩意儿。”

我不信。小猫和小孩儿一样，得管教。

家里人盯着它，不准它抓窗帘，让它学会乖乖用猫砂，让这团巴掌大的毛球长成一只听话的宠物猫。虽说它听话，但也只能算懂点规矩而已。

它将一门心思扑在吃上，从小就整日站在人面前大声地喵喵叫，一直把人叫到食盆面前，若人不给，它就不理人，像生了闷气一样往床上一窝，拿屁股对着人。

“呦，还挺有脾气。”我妈一边给它倒粮食一边说。

我看着它扭着猫步晃过来，“可爱就行了嘛。”

“就是馋罢了，有啥可爱的，

瞅它那熊样，估计老鼠都逮不住。”我妈不以为然。

但它也不算没用。一个周末，早上我要加班，忘记了定闹钟，家里人都在呼呼大睡的时候，它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大声喵喵，像个活体闹钟一样从我的房间叫到我的房间，又从我妈的房间叫到我的房间，虽然总疑心它是饿了，但总归叫我们起了床，没让我迟到。

“好小猫，好小猫。”我妈摸着它的背，给它添了一把猫粮。

如果不提它贪吃的话，这猫是又胆小又黏人。平常像狗一样，一叫名字就颠颠跑过来，人走到哪里它跟到哪里，就算人上厕所，它也非要挤进卫生间趴在别人腿上。见了生人来，它就一头钻进旮旯胡同里，任谁叫都不出来。

一次，因为家里有事，要把它送到乡下寄养几天。那几天，它整天钻在床底下不出来，只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吃点东西喝点水。把它带回家后，灰头土脸的，活像个逃难的流浪汉。晚上我下班回家的时候，它见了我就很大声地叫着，哼哼唧唧地过来蹭我裤腿，让我摸它。当我到床上倚着的时候，它跳上床，往我肚子上一趴，不停地咕噜着，眼里还带着水光，如同被人拐走又追回受尽委屈的小孩儿。

平常就算我抱它，它也不乐意趴在我身上，那天却一反常态，也许，动物都是有感情的吧。它什么都知道，只是不会说话而已。

伏天骑游碧春缘

□ 万慧芬

游览

按照常州市老年骑游队规矩，每年夏日7—8月暂停骑游放暑假，然而总有少数“不安稳分子”依然“蠢蠢欲动”，自愿报名组成“参加自愿、安全自负”的小范围、近距离骑游“暑假班”。

那天的百叶箱温度依然为：最低28℃，最高36℃。实际地表温度超过40℃，万里无云，晴空一片，没有一点风儿。

常州（87）骑游队“暑假班”由此开始过“运动着的暑假”，他们依然活跃在阳光之下、城乡之间，感受着一年一次火的洗礼。他们经历了数九寒冬，领略了春光明媚，现又亲吻着夏日骄阳，他们已百炼成钢，他们已无所畏惧，他们不留恋空调，他们更愿意接近自然。

今日的罗溪碧春缘已经见

证——因为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身影，接纳了他们的汗水。

由于我是第一次骑游来到此园，新鲜之感油然而生：满目的树林、平静的水面、围墙上各不相同的窗格形成一道别致的景观。我贪婪地深入腹地转悠，赏景的同时拍摄着照片，以致没能随骑游大部队一起返回，尽情地欣赏这无人打扰的静好景色，感受着暑天里绿叶下的那份清凉。好在我不怕一人骑车，也不怕不识归途，现在的大道四通八达，路标清晰可见，再且，大路出在嘴上么！

当我完成既定“目标任务”开始骑车返回时，看见前方一老队员推车慢走，强烈阳光下，如此返回，我很是担心。待我追上他时，随即下车询问，得知他的爱车车胎破了，高温下的马路上